

內政部登記証警字第七四六七號
社址廣東台山城光興路五十一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元旦出版
第八年 第一期 每册國幣三元

台山工商雜誌

七週年紀念號

李 謹 誌

石磐黃長社

元旦展覽

在喜氣充滿中迎著抗戰第七
次元旦，算了我們抗戰踏上第八
年的奮鬥！因為勝利在近，或許
是迎接勝利年，我們多麼快慰與
展頌！

本誌誕生以還，經過了七次元旦，第
八年開始亦即七週年紀念，紀念起本誌面
世通與抗戰同時，効力至宣傳，盡一些棉
薄於羣，是我們與論職責的驅使！

然而社會與時，關係國家至重，所以
本誌站着小崗位於台山，為著淨化社會起
見，每每管見所及，即本「知無不言，言
無不盡」之旨趣，褒善貶惡，秉筆直書，
為功為罪，付之公評，期能挽回頹風，發
揚正義。
今年值卅三年元旦來臨，七週年紀念當
中，推行特覽，精神風志，尙祈賢明先進
，有以教正，幸莫大焉。

社論

良心驅使論三紳

當鄧縣長接任那日，正在交接完妥的一會，所謂地方紳士李頌勳李霖辰伍武等
照例齊一到衙謁賀，或許是被召見而來，隨由專員公署毛科長出示周專員手令，即
將李等三名交給兵團部派隊押赴長沙專署，原因是李等貪污舞弊，侵蝕等罪，專署隨于十一月五
日將之轉解韶州司令長官部核辦。

李等自被拘後，邑人以台山由「天然糧荒」加上「人為糧荒」，以致人覓相食，野溝餘孽，
莫不以周專員為民請命，救民于水火，欣作莫名，而李心如李香聖余月塘諸君子是來者良心驅使
與革命精神，聯呈層憲請將李伍等撤辦，而旅韶旅桂同鄉會及僑領鄧炳舜氏，亦以李伍等罪惡昭
彰，通電請究與應。

縣政府向縣黨部，為着徵詢該案真相起見，於十一月七日在縣府召集各法團舉行座談會，不
過這個集會，雖屬徵詢式，並無其他神祕作用，大家發言不須記冊的，然而座談會中，官長及法
團代表、歸僑、老黨員、等等所發言論，未免有點研究價值，除了鄧縣長所述召隔座談意思之五
點意見外，而李書記長俊豪作簡單報告：「如僑社有不妥事情，及公營社數目不清與有浮產等
弊情事，該社理事機關，在未公佈，不能加以肯定或否定，所以各法團控訴該三人，且經政府物
案，究竟如何舞弊，請候政府處置」，隨而黃仿周發表意見，大致謂「彼輩既被控而至拘辦，無

R
059.33
855

弊或屬實情，但當時當道尙有主管長官，苟無勾結行爲，似屬不能
廢以，本人認爲政府處理貪污應予嚴厲執行，但控告人亦須具備証
據方爲合法，所謂「衆好之而察焉，衆惡之而察焉」，毋謂「衆人
皆曰可殺而殺」，「衆人皆曰可誅而誅」之說，自黃仿周發出這
「塘話來，不止出席代表而大多數邑人皆曰黃仿周均屬偏黨之詞，
因爲對照李書記長所稱該儲貸社及公營社數目不清與浮濫舞弊情事
，該社之內有負責機構，抑即該社內之理事與董事須負其責，如黃
仿周所言當時當道尙有主管長官，苟無勾結行爲，似屬不能所以，
今李頌勳等舞弊有罪，而理事董事及主管長官，亦即有串同舞弊勾
結合污之罪，毫無疑議，若謂無罪何致被誣一至於此？黃仿周意要
控告人須備證據，而儲貸社在官行前後所揭一千一百萬元，提揭日
子，中期派李頌勳等分赴浙江各地採購米石，何以赤手或少購回四
，一查浙江各地在其到購時期真否無法採購，同時一查李頌勳李平
各別之天成行大盈股款何來？彼買則有，此買則無，以此根據足証
舞弊，在此期間理整爭豈而不問，顯實其勾結行爲，有此「人爲種
荒」而致餓骨蓬蓬，東郊前野，斑斑可放，証據完備，還說甚麼
「母陷而殺而誅之誤」？寧其母杜亦須察其母疑，若須引用孟子之
「衆好之而察焉，衆惡之而察焉」，亦應通曉大學九章「民之所好
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實仿周此種只虛一家哭
而無慮一路哭之意，得毋「吃人一杯酒，酸味偏言否？」乎其西漢
一飯之恩，不顧正義，所以貽其枉母愁其疑。

歸僑余月塘發言：「自返家鄉，目觀台山社會好像黑漆一團」

，誠然由亮處走入暗處，日光浴下返抵睡房，當然如入了黑暗世界
，又曰：「糧價高漲，死人無算」，根據李心如等控告稱餓死凡廿
餘萬名，自李平李頌勳等先後被拿後，米價由三千餘元一担，降至
千數百元一担，余氏「憤慨下始悉慘狀一部因爲天造，一部分實屬
人爲」，實則把持糧食機構之這些土劣有以致之，証據鐵實。

末由老黨員李養聖發言：「當推倒滿清時代本邑縣長李繼堯攻
入城垣，手舉革命旗幟的人，就是李某也，惟本人性剛直，不尙名
利，做事本著革命精神，毫無徇私苟且，自攻城建功後，即已歸農
，卅年來家居或從商，從未涉足政途，此次署名控劄，乃良心驅使
及革命精神之感召，倘政治不良，必要實行改革，故本人希冀政府
對此案之處理，已拘者固秉公辦理，而造成此案之當時當地貪官，
亦須身受同罪，毋枉毋縱，以平民憤」，李氏以不尙名利，不涉足
政途，當然來得光明，良心驅使，慷慨直言，非冀私利明矣，憶起
曾陳縣長燦章將落台時期，伍武據臂一呼，號電通控告陳氏貪污，
邑人當時以爲伍武有勇無匹，敢告縣官，咋舌有人，雖載有人，及
陳氏去，伍氏有機可乘，一躍登台而爲辦米官紳，所謂人濁已清，
高調未完，已濁孤行，利欲薰心，及至纏繞臨身，螳螂捕蟬，不知
後有黃雀，可謂利迷不知清醒了，倘若伍武當時一本李養聖主張，
不尙名利，計清了陳燦章糊塗賬，功成身退，回鄉作母年居，不涉
米途，若多來一個貪官，聚起拳頭本其革命精神，再打一個貪官，
要其貪官絕跡，不至增光台邑，亦可流香鄉里，今伍武不此之圖，只
是「打倒你，我來幹」，致人罔聞，蓋亦尙名利，貪念有餘了。

民廿八年夏間，廣東長沙救濟局中糧食計，乃擬定糧食調節委員會，派出該會委員李頌勳赴港採購洋米五批，先後售價不同，被港僑賣月機，指其分潤，李等以賣月機妄加責備，有欲得本人，即由五武武等在青年會開會質問賣月機，邑人港僑均以為其言非，一俟調查核實港辦不致目，對照買時價目，漲水，及船中運費米石若干，當知誰罪

，結果非核核，所謂是今非，恰是李頌勳伍武而為，有米在手，一舞即成弊，先串而後同，最近緝獲朱家鈞等又電控李頌勳前日收去緝備捐款十萬元，不作報濟，貪污舞弊，層層為證。

從徵詢座談會後

，得了多方意見，便補上十如多少事情意思，明知座談會所談，雖不作法的根據，亦可作有罪之共研，我們因為無權參與座談，欲言管見而不可能，今作是評，不過一莞勃之言，聖人採之，所以「由衷之旨」求教於讀者，亦即藉此與論天職，而冀政府對案慎理，毋枉毋縱，秦鏡高懸，水落石出，有罪伏法，抄其產，無罪放還

，還其職，俾其再辦慈善，施仁建功，社會幸甚。台長與啟。

營產與栽培劣紳


· 誰賢 ·

本邑營產共分三大部分，即學宮，寧陽書院，楊侯祠是也，因這三個單位之內營產豐富，或高田，或園田，或舖，或地，每年收入

台山工商雜誌七週年紀念

實業指針

閻錫山



極有可觀，因有可觀的收入，就寄生了許多所謂地方紳士，尤其是大姓紳士可以把持一切，如歷年紳士支配各個值理，寧陽書院陳松文，楊侯祠黃啓雲，學宮李慶南，理完又交與李周來，陳實李三大姓掌理不移，邑有公

管像了三姓所有，傳統式交代，等於三姓祖傳值理交盤，邑人非議久矣。

早經有人主張把營產整理，曾提出伍子車李青連黃煥雲三體前往接收，大約以為這宗公營大抵先人為興學育才而設，所以推銷這三位辦教育大家去接收整理，報章上雖然有了這個登載，不期報紙上

又有一大堆陳李張黃何等姓紳士，大登告白，說甚麼管產內是神主，是股份，班齊神主代表，組織甚麼祀管保管會，拒絕交出整理，於是乎三位教育界頭搖搖無從接收，及李頌勳等被拿後，卒由縣令發現，一般人說以為大神士被拿，縣產易於整理。

由整理管產而增收入下，可以知到從前經手批出田園，舖地，批約上之授受關係，私批，濫批，費批，批頭，鞋金，等等肥己瘦公的弊端，今廢止從前批約，一律從新整理新約，以學宮一個單位管產而增進近年收銀數百倍，是值我們邑人稱慶了。

軍陽書院候祠管產為何不整理呢？在一般人固有這個疑問，因為這兩管產就是有了神主關係，辦辦人憑神力，神主代表們就選生了一個祀管保管會，該會主任余贊予，大約余主任受了一班紳士代表委託，據硬馬說是神主股份所有，非如學宮公有所有，未予交整，忽又一班紳士祀管保管會，拒予整理。

李青連曾在各報發論關於管產歷史與整理，意氣以「這些管產由撥官田而來，捐贈而來，捐廉而來，建築餘款贈置而來，通通都是公產，每為三數人動輒藉口為某先人的神主，任意把持，坐地分肥，數部只有這支兩言，不容過問」，因為進支兩言，不止毋須過問，連臨臨部也無幾人，一般人以為神主是招入的，當時用銀百兩餘一個，神主等於付股，照樣又似一盤生意，儲底是公管的，神主是股東的，神主股銀，能否購置如許管產，揭開神主簿一看可知內情，皆因向來都係三數人把持，有無主均未明白，有人又說：楊侯祠姓余本無入主，今次余贊予反得為祀管保管主任，多

數不開其因，就主張歸為公有。

李青連是縣中名流，都不能過問管產內情，以這些管產落在三數人之手，輪來輪去都是陳李黃，那到何方歸？任你龍、鍾、龜、馮、孔、龔。入手無從，即使馬、高、敖。許、甘、曹。有得領，唔使到。

有了這般糊塗，簡直是龐大的管產，僅栽培三幾姓三數劣紳，原本管產來辦學，變了管產來吞息。怪不得教育家李青連，臨不得數部，痛恨教育，登高一呼，衆左右，百小姓，無不皆諾，認為公有，撥交政府整理可也。

神主代表會田爭扎不來，卒於先後交出整理，同時整委副主任為仿周，却又公正廉明，教育有進，鐵銀行，辦鐵路，更屬一個地方財委，以相當經驗，來整理地方關於財政，恰稱合當，將來整理妥善，俾邑中教育興收之資有存，教育前途發達，不可限量。

管是仿周現任地方財委，何以在財委時任由有私批情事？今擬為整委，即整其往之弊，其能也，可貴矣，值得邑人稱頌了。

短寫

▲省府擬奏四稅提高徵收、筵席稅提高為值百稅一、娛樂稅改為值百稅五十、賭局稅起征點定為每次銷費稅價由三十元起征、將於卅三年起各縣一律開征云、

▲廣平師區黃司令國俊、調任要職、余處

武奉謀充任、十二月廿一日就職、余步
獲海人、號揆之、

▲全國郵局去年虧本一萬萬元、獨粵方郵局
收、則有盈餘、尹顯勤已印安候發中、

▲台山縣長陳子私任內糧政科長黎鳴九、
遷轉職權、串同地方

上三數家劣及奸商李
不等、操縱糧食、鮮

等、交卸後即長
縣、交卸後即長

縣、交卸後即長
縣、交卸後即長

縣、交卸後即長
縣、交卸後即長

縣、交卸後即長
縣、交卸後即長

縣、交卸後即長
縣、交卸後即長

縣、交卸後即長
縣、交卸後即長

縣、交卸後即長
縣、交卸後即長

縣、交卸後即長
縣、交卸後即長

縣、交卸後即長
縣、交卸後即長

縣、交卸後即長
縣、交卸後即長

縣、交卸後即長
縣、交卸後即長

縣、交卸後即長
縣、交卸後即長

縣、交卸後即長
縣、交卸後即長

▲廣東區稅管局、以本省未已解辦、
於販賣酒商、一、應於奉令後依限向該管理

處登記領證、方准營業、二、已納完舊稅、
由粵省運入本省販賣者、應依照部定下期稅

額補足稅項、

、以該管產與學宮官產、原有分別、因學宮

管產、都屬官產、該兩院管產、即神主物業

、爲此非徵求各紳士代表同意、未便擅自移

交、特於昨(廿二)日召集各代表會議、會

以對整委會奉令接收、用途如何、未甚了了

、即席議決權舉代

表曹錕鄧子任、當

經鄧子任答覆如下

一、保誠學校、

及崇陽書院收給、

決不增租、

專爲辦理地方上

化公益等事業、二

、楊侯祠及崇陽書

院每年收益、除繳

田賦外、提十分之

五爲春冬祀費、三

、財政整理委員會、准由該兩院休管委員會

選舉代表參加、亦該會自鄧主任答復後、即

台山南雜法紀念 李宗仁題



▲我軍攻占上月、俘虜官谷伊即解送台城

、十二月二十日轉解廣陽指揮部辦理、

▲楊侯祠與崇陽書院管產移交整理 台山縣財

政整理委員會、奉令接管楊侯祠及崇陽書院

管產、詳誌報端、查該兩院管產係管委員會

、於(廿二)日將印信文件移交、其餘則定本年

十二月廿五日交代清楚云、

▲台山本年產田賦稅率、每元征實二百五

五爲春冬祀費、三

、財政整理委員會、准由該兩院休管委員會

選舉代表參加、亦該會自鄧主任答復後、即

於(廿二)日將印信文件移交、其餘則定本年

十二月廿五日交代清楚云、

▲台山本年產田賦稅率、每元征實二百五

五爲春冬祀費、三

、財政整理委員會、准由該兩院休管委員會

選舉代表參加、亦該會自鄧主任答復後、即

於(廿二)日將印信文件移交、其餘則定本年

十二月廿五日交代清楚云、

市升、半數征收實物、半數折征法幣、另帶
征縣級公糧一市斗、(全收實物)倉儲備穀
二市升五市合、(全數折價)、至各種折價
標準、均定每市石國幣六百元、簡言之、合
計每元繳穀二市斗二市升五市合、繳國幣九
十元、

▲敵機尋機低飛台塔 十二月廿四日上午十
一時許、發現敵機兩批、後飛經台塔上空、
低飛偵察、實因敵(九九式)飛機一架、先
二日飛經水口上空向南飛行、不知如何、該
機竟在口口附近降落、我口口巡邏隊、登即派
隊前往察事地點將敵機包圍、敵飛行員一名
、竟首先開槍向我掃射、企圖頑抗、致遭我
方擊斃、刻下我軍事當局已準備將該機殘骸
與敵飛行員屍體轉解某處發落云、

▲派途同鄉函朱副司令嚴緝糧食舞弊案主犯
台山旅渝同鄉會、鑒於邑內糧食嚴重、以致
餓殍載道、憂據邑人來函、均謂係口口口等
勾結土劣舞弊所致、現各土劣已逐一被拘、
而糧食舞弊之前糧政局長黎錫九亦已在桂被
捕、獨主犯口口口尚逍遙法外、殊欠公允、
去月廿七日特函朱副總司令、請轉練第

七師區長官派及省政府、嚴緝該主犯口口口
歸案法辦、以平民憤、

【緬甸僑團請嚴辦三紳】台山紳士李頌勳
、李宸宸、伍武、及操縱糧食舞弊之李本等被
拘解韶訊辦後、台山各法團及民衆代表發出
來郵代電、臚列其罪狀、向政府訴告、亦願
東省抗濟會委員兼緬甸華僑義勇工程隊籌備
委員會主席黃景耀、中國國民黨仰光支部常
務委員曹鼎華、仰光粵僑籌賑會委員朱承鈞
、緬甸救災總會理事李崇煥、仰光台山救難
會正會長李崇儒、副會長朱劍魁等、聯名來
函聲討、請政府嚴辦內述三點、茲錄如下

一、同人等自去年逃難歸來、見米價高漲
、即將旅緬時組織台山救難會向邑僑籌得之
款港幣一萬六千元、照當時合伸國幣
拾萬元、由黃景耀交與縣糧濟會李頌勳收、
將該款救濟貧民或分撥各慈善機關、此款究
竟如何、亟應清查、二、今李伍等既已被捕
、亟應聯請層憲處以極刑、並將其不義所得
之財產物業、盡數充公、以平民憤、三、查
李伍等天賦之有端人亦應早請拘捕、無使
編緝、轉敬致光、

▲粵粵以前任台山縣倉庫副主任何國澤、有
糧政嫌疑舞弊、派員來縣將之扣留、寄押台
山縣府、茲悉一區專署、以案情較遲其大、
特飭縣府提解辦理、

市 容

做衣服

·內江·

西門墟地故衣馬、 買得新米還是舊、
接羅摩肩兜賣娘、 只憑嬌姐有情心。
交易有成米有音、 ××××
最愁無客與商林。 村婦挑來紗或線、
×××× 上前搶問貨何價、
故衣翻造變新裳、 霎時彩衣飛無雙、
北信南臨作經商、 顧客如雲有個執。
附序：台城西門墟空地，由警所開為故
衣集賣處，每天由警察及地主收租，有糊者
三元，露天者一元，重有辦賣者免收，芸芸
買賣，終天熱鬧，所謂故衣有妙處有貨，發
活許多人，北省外江佬來買於此極多，土人
每每欺其言語不通，每每捉他多少便宜，所以
鴉如之輩，認為這般頭肥眼腫的老兄，老崇

般一遊一逛，乘機眉目得意，老兄就許許蘇蘇，買了舊貨作新貨，還有一層，未經經驗的村婦，自己肩挑了兩包或二相的衣物，未入市場，早過了一簇人馬，一騎上前，便你開衫，我開褲，這又扯開一張棉被，下便衣履如飛，警察爺爺呀，呀，爺爺，任由你哭天叫地！

說牛 者鄙

牛解禁屠，惟屢非耕，一般屠牛大夫，誤以為開禁，不理三七，遇牛開刀，割反大牛，隨即把割牛者到，托了炮，人嚇人，你話非耕，我話非非耕，爭執之下不免那個。有人說：牛不如人，非耕與能耕，怎樣標準？但係一個人係能官，是必奉命接印視事，若然一個另候任用，即等於有得做，官印為憑，就分辨了有職與無業，能官與非官，能人與非人，街人共知，牛呢？牛是一貫氣力，不憑引，要駛田，唔愁有得做，牛雖老餘力猶存，耕到死還是耕，難免緩後，絕無撤職。

耕田佬主張：如果審定何者為適制，一定要各縣長檢驗牛隻，查一查何人好養牛，幾期，結業即駛田有術，由縣長發一文証，聽其到田服務，又幾牙為壯耕期，幾老為超適適期，即為非耕期，要罰期，非縣長備文保送，不特進牛入刑，屠場設一個驗牛官

，任你怎樣打心口，一驗是難辦牛，到不如拿這個舞辭作牛罰，屬牛糾紛，自然有爭。

各行風光

△台城飯店近來非常暢旺，光顧者多為候團，鄉長上城探候消息，好似學生哥看榜一樣急，其次各縣保長到城送兵忙，又其次外江佬入台買古寶故也。

△台市酒樓茶室旺得蒸蒸日上，數月前貨價大起，點心因大加其價不加其料，近來貨價大跌，老板本其有起有跌宗旨，收利無算，同時又加一小收，可有收幾幾，問問撈到

小毛延壽替主到南郡選王昭君 等于梁秘座代某官到瓊南訪黃娘

林芳

毛延壽奉旨到了南郡王姓村，一見了王昭君便下馬問前程，由這一問，便生出兩人的。一番俏皮對白；由這一番對白，毛延壽可再忍不住了，笑曰：小姑娘，你究竟芳名什麼？說與下官知道。王昭君曰：奴家姓王，名昭君，小字是一個嬌字。不敢動問官長姓名，名誰？毛延壽曰：下官毛延壽是也。王小姐，你太生得美罷了！王昭君嬌聲曰：怎以一見人便只是讚得人出口，難道，此乃做官的規矩乎？毛延壽曰：別個官，不可以如此無禮，下官這官，是職司讚美女人的。王昭君曰：天下竟有如此一個官？奴不信！毛延壽

驕驕笑。△米市自從收了李平，無人敢過其橫，大多是店多米少，街頭小米攤，大有秤頭相統，秤鈴了丟丟。△各貨皆有跌價，惟魚則則貴，每元四錢就四錢，有變，據說蛋家佬趁走私，不捨魚。△鹿牛於十二月下六解鈴，牛夫一睹大驚刀手，不論老嫩，每天要割幾隻，影響關係，好聽哈喇，天天割回瘦肉及肥板。△酒酒時解禁，准飲不推燕，於是老態之輩，你有你任小廣州，我有我到大三元，不論大小都酌其幾杯，吃得臉紅耳赤，與紳士辦米而米竟時時，市民顏容好看幾倍。

官，乃選美官是也。奉旨選美，來至此處。放下官，對小姐你，既有權看，也有權讚。小姐，你站定，待下官再讚你幾聲。王昭君一聽，面容變色，白：既是選美大觀中此，奴家再也不敢領你的盛讚了。你越讚奴，就必想把奴選入宮中，奴想起為天子，龍就有，奴最怕謝辭。毛延壽曰：人家最愛謝辭，你偏怕。但且住！下官職責所在，見了小姐，如此一個美人兒，如不選入冊中，下官可上無以對君，下無以對己。小姐還原諒！拿出一個冊來，曰：小姐姓芳名，寫得清清楚楚，你和我，你是站著，我也站

牙醫師

黃榮欽

黃榮大

醫務所台城革新路五十三號二樓

着，諸多不便，還是請小姐讓下官進了去才算。王昭君這小兒頭，什麼不懂？聽了毛延壽說得語妙相關，不覺滿面通紅，一個俏步，進了茅房。毛延壽也邁開步兒，趕將上去。兩人回到屋裏，坐下來，毛延壽曰：王小姐家中可有人？王昭君曰：有的。是爹一人，但此時到田中去耕牛，毛延壽又問了她的年齡籍貫，三代九族的名字，一一寫好。王昭君曰：真個要奴入宮去？毛延壽曰：下官早說過了，非選小姐，則上不足以對君，下不足以對已。王昭君曰：奴就不明白你說的不足以對已，此語何謂也？毛延壽笑吟吟的曰：無他，下官最能忠心王上；下官進貢食品給王上，有例必在王上面前先行，以示可食。如今王上選美亦然，竊欲先將前後進耳。王昭君一聽，暗暗叫了聲該死！但又暗

暗歡喜，心想奴家如能得君做一雙夫妻，便是妾水的，隨時的，奴也心願。將來進了宮，他是個官，奴是個妃嬪，這也不愁沒機會的。一時羞答答不敢把頭抬，這樣子，說嬌滴滴越顯紅白。毛延壽看了，忽然叫了聲來！只見外邊走進兩名侍從，來命維謹的曰：在！毛延壽曰：我的水彩筆，我的水彩板呢？兩名侍從忙又應聲曰：知道！馬上把一切美術用品拿進來。毛延壽曰：你們且退，非有命令，不許妄進。便是這家的人，也是要非請勿進。侍從應了一聲，走出外邊，備防去了。毛延壽然後在裡邊，架起畫紙，左手拿水彩板，右手拿水彩筆，對着王昭君以最紳士最有禮貌之態度，鞠了一個九十度角的躬，正正經經的曰：請小姐寬衣！王昭君大驚曰：難道真個要先畫了便是真個要先畫，也不能在這裏，也不能這樣草草。毛延壽估不到王昭君一思想想到那裡去，心想：這人兒的心靈已給我抓着

，早晚總是我的了。王上王上，你怪不得臣，這叫做近水樓台先得月呀！王上去上，臣如不先畫，臣就對不住我的祖宗十八代了。一邊想，一邊極力忍着笑，曰：小姐的話不錯，小姐天仙化人，下官如是先畫，豈敢如此草草？並不是旁邊由贊禮生看禮，也該齋戒沐浴三日三夜才有此胆量。小姐！下官所以委如此者，又是奉了聖旨，不得不為，我乃是請小姐暫充模特兒，給下官把小姐美的身段，收入丹青，恭呈聖覽也。小姐聽把你個雙扣兒鬆，把你的羅帶兒解。飲此飲連！王昭君見他抬出聖旨來，不敢違旨，于是乎

○（待續）

律師黃譽甫受任信誠行常年法律顧問通告

本律師茲任台城城西西路信誠行常年法律顧問後如有
 該行名譽營業其他一切法律事務本律師當竭誠
 保障之責特此通告
 事務所：台城環城南路零叁伍號